

枯草斜陽夢一場

(本文插圖刊第57頁)

● 張 翼 鵬

故都城陷網中之魚

我國西北地區疆域廣袤，交通不便，文化水準較內地落後。抗戰期間，甘、青、寧、新四省佔全國三分之一的地區，僅只蘭州市有一所西北師範學院，青年學子欲接受高等教育，必須遠赴重慶。因之，生長在西北廣大地區的人民，命裡註定終將勞苦一生。清代，朝廷特別嘉惠甘肅一省，每逢會試特例有保障名額。總還有點兒德意。入民國後在自由平等觀念下，這種優待也保不住了，知識份子少了；在政府機構做事的人少了。俗云：「朝裡有人好作官」。一個中學畢業生，想找一份工作，真是難上加難。

民國三十一年我中學畢業，首先遇到找工作

的困境。我不甘心墜居在家務農，乃向家中要了幾百塊錢，橫衝直撞到了平涼，先住一宵，再到蘭州。當晚無事，上街散心，迎面遇到一位同學，知我出來要找工作，就拉我去見一位石老師——他是軍統局駐平涼組長。經他介紹進入蘭訓班受訓，再到重慶受訓；日本投降時正好畢業。被派往北平，參加逮捕漢奸、清查逆產等肅奸工作，之後又轉入警界，一連三年。直到民國三十七

年十月，東北撤守，十二月天津陷落，北平被圍，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接受中共提出之局部和平。我們這批維護治安保衛國家安寧的青年，竟成了網中之魚、籠中之鳥，無路可走了！

我們一羣從事情治工作的青年，因為長時間接受特技訓練，尤其在重慶一段時間裡，每週都受到團體負責人戴笠先生的親切教誨，從沒聽說過甚麼是失敗，也不相信還有打不倒的敵人；更不會想到革命陣營裡有投降應變這回事。所以當華北局勢演變至不堪收拾的地步時，我們在北平工作的同學仍然照常辦公，腦中並沒把共產黨放在心上。當中共接收人員大批入城時，市警局刑事警官隊內一分隊繆毓芬等仍在繼續偵辦共謀案，錄取口供，撰寫報告。

民國三十八年元月十九日，我們接到通知：廿日上午八時全體同仁在刑事警官隊第三分隊隊部開會。至期到會的約百餘人，高級幹部有督察局長楊清植、副局長白世維、督察處長李連福、主任秘書毛鍾新及交通部平津鐵路局警務處長吳安之等多人。

楊清植局長首先講話，他吞吞吐吐，欲語還休，講了半天，我們仍然聽不懂他到底在說甚麼

。他大意謂：「北平的守城部隊有二十萬，足夠確保故都的安全，最低限度保護城垣是不成問題的。傅作義長官有決心抵抗到底，所以請大家安心！」又說：「不過，你們私人的事要準備一下，因為傅長官關心大家，給每人發了一張派司（這時毛鍾新手上亮出一張卡片，高高舉起，並指着說：就像這張一樣。）拿上這個，你們可以改名換姓，到國軍任何一個部隊報到。」

講到此處，大家齊喊問，既然決心抵抗，為何要改名換姓？楊清植局長說：「目前國共雙方，可能進行和談，實現局部和平，組織聯合政府，所以你們要準備一下。」大家又問，既然是聯合政府，請問諸位長官，你們都擔任甚麼職務？楊清植局長語塞，無法作答。

吳安之提議：「還是把事實真相說明好了」。倒是毛鍾新坦率，他高聲說道：「現在告訴大家：我們戰事失利，要接受局部和平，共產黨要來接收了，所以要大家準備應變。」同學們哇的一聲都哭了！厲聲埋怨道，這個決定為甚麼不早說，如今連衣服都換不下來，請問諸位長官你們作何打算。吳安之從容以低沉悲傷的語氣解釋道：「傅長官要我們離開北平，這是命令，不走也

不行。因為飛機座位有限，剿匪總部指定要離開的人，列有名單，名單上未列名的，不能上飛機，我們是奉命要離開的。」立時大家就嚷成一團，會議就這樣散了。

二十一日上午七時，我到東郊民巷空軍運輸辦事處探聽消息，遇到吳安之、白世維、李連福、楊清植，他們是當天就要走了。我頓時覺得心中無主，負責人都走了，機構瓦解，同學們各自謀求生路去了，一陣悵惘，不知自身在何處。這時傳出消息，警察局靠攏份子已控制了人事資料，並通知各同仁領十二月份薪水，但必須把武器繳回。我放棄了薪水，趁著黑夜中將佩帶了三年之美製左輪手槍丟入崇文門外北河沿水溝中。

二月一日共軍舉行入城式，隊伍由永定門進入，經過正陽門，直抵天安門，右轉東長安街，再經東西南大街，東四牌樓，東四北大街，至新街口，左轉向西城，經西北四大街，西四牌樓，西西南大街，左轉西長安街至天安門。這次遊行共歷時五小時。據說：參與遊行的裝甲車隊是國軍第三戰車團，砲兵大部份亦是借自國軍的。他們為了表示軍隊是屬於人民的武力，弄來很多小孩子騎在大砲管上叫喊，裝甲車上也爬滿了小孩子在吆喝。此役，城內大街小巷，日夜都有共軍站崗，其緊張氣氛，如臨大敵。入夜後全城死寂一片，家家門戶上鎖，親友鄰居不相往來。這是共產黨所到之處千篇一律的景象。全城居民自動的變得馴服，百依百順，熟識的人見面也不多講話，人人表情木然，到處一片寂靜。祇有一種熱鬧，就是共產黨發動的集會活動、歌舞遊行。

投靠鄉親補給差事

幾天來，我的住址一遷再遷，感覺到那裡也不安全。因此與其使用剿總所發之派司到部隊報到，還不如去找同鄉幫忙來的可靠。二月三日上午我去拜見聯勤第五補給區運輸處王禹廷處長，請他介紹我到軍事單位隱匿。王禹廷即刻寫了一張名片，囑我到鐵獅子胡同聯勤第七兵站總監部去見王任天總監。王任天於接見我時很客氣的說：「我這裡是配屬於第十二戰區的一個部門，同事之中甘肅籍的同鄉很多，雖是運輸單位，但汽車很少，運輸補給多靠駱駝。老弟反正是暫時避難，可到駱駝第三大隊第×中隊，中隊長王××也是同鄉（平涼人，名字已忘。）不知意下如何？」我說：「那很好，我願去，謝謝王總監！」他立即寫了一張手諭交給我拿去報到。第三運輸大隊共有六十三頭駱駝，皆圈於北城根空地。我遞補了一名三等兵的逃兵缺，頂替他的姓名，換穿上二尺半。與王中隊長等同吃小米做的

大鍋飯，乾燥難嚥，生活清苦。晚上就與一羣七八、九歲航牒的孩子睡在大炕上，擠在一起，無拘無束。這些孩子，天真活潑，純樸自然，與我都相處得來，倒有另一番生活情趣。

共軍入城之後，他們一直忙於接收。我們駱駝隊是個既窮苦又寒倫的單位，雖然等待着移交，但他們偏不來接收，氣得王隊長在吃飯時發牢騷：「他媽的，他們不要我們了，我們乾脆拉上駱駝到口外作生意去！」這段時間裡，隊上管理工作無形中鬆懈很多，這羣孩子們既無所事事

，就三三兩兩或獨自溜出部隊到街上遊玩。他們照舊穿着軍裝，共軍也不加干涉。他們甚至溜到張家口再回來，也沒人管。我看這些孩子們整天在街上跑，不免心癢，也想上街去打聽消息，就跟他們一樣也溜出了隊部，起先一、二次，確實順利，無人盤問，以為在接收之前，穿軍裝是一種保護色，比穿便裝安全。

這時大街小巷有一種奇特的現象——搬家。他們無疑的都是我黨、政、軍、警幹部。為了避免被發現，求得安全而搬家。這是一種駝鳥做法；這些人，把家當裝在人力車上，慌忙的奔馳往來，搬到新的住所住下，以為就安全了。却很少考慮以前住的人是甚麼身份。同樣的，自己原住的那棟不安全的房子，又被他人認為很安全而搬進去住了。不久共黨發表了一批人事命令，計市長葉劍英、警備總司令聶榮臻等等。

自覺無處立足藏身

民國三十八年二月五日上午，我依舊穿起那套軍裝，騎上自行車上街，分別到各處探聽消息。獲悉刑事警官隊同學因受了隊長聶士卿欺騙，辦理了報到登記，被收押在炮局胡同監獄。南池子電臺全體同志因負責人吞沒了他們的經費和薪水，離平南下，致生活陷於絕境而拒絕離開，坐待共幹接收。被捕的同志、同學被共幹押着上街尋找其他同學，一部份同學因不知情互相打招呼而遭捕。我益發覺得北平雖大絕無我立足藏身之處，乃立即奔向前門外，想找朋友設法弄一張路條以便出城。諺云：「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

門闖進來」。人在難中，神昏目眩，思考力、判斷力均失去準則。有時明知不可為，却仍免不了急病亂投醫。我之投身駱駝大隊，深知這並非隱身之所。但以事急求得暫時容身，徐圖生路，而不得不狗急跳牆。眼看着這羣不畏虎的初生之犢，每天穿着軍裝來去自如，無甚麻煩。也就不想其他，而自己也東施效顰起來，還以為得計。又明知共黨成立警備總司令部，且發表了人事命令，却一點警覺都沒有。

我騎着車子，一面急馳，一面心中盤算；滿腹心事，狐疑叢生。旋由東安門大街經北海公園圍城前擬轉向北長街時，忽然一聲猛喝：「站住！那裡去？」我被這一聲驚得頭昏眼花，立時從繁思中醒了過來，定睛看時，面前站立着一位沒佩帶階級的軍官，好像是一位連級幹部。他厲聲喝道：「下車排隊，站到那邊行列裡去！」我再向週圍略一環視，瞥見這一廣場各路口都有軍人把守，我自己已落入網中了。我未發一言，轉身站到已排好的軍人行列後面。此時一輛裝滿軍人的十輪大卡車開走。我這行列前面還剩十餘人，旋躍躍我後面又補來兩位。原來共軍今天在各處取締散兵游卒。

我在行列裡，等於被判了死刑，一時眼前模糊，看甚麼都不成形象。我判斷剛才開走的那輛卡車，一定是開往警備總部，那地方離此處頂多五分鐘車程。車子很快就回再來載人。我不能等死，必須想辦法，必須在三分鐘內想出脫身之計。否則一經被裝進汽車，定被解送到警備總部，我的身份是經不住盤詰和查證的，到時必然證

據確鑿，那就必死無疑了。想到如果這樣糊里糊塗，枉送了性命，太對不起家人，對不起自己，我不甘心。想到這裡，便急得兩眼瞳仁嘩叭作響，此刻是生死分界，間不容髮。立即想拔腿逃跑，但又想這樣做絕無生機，跑不出幾步定被亂槍打死。此時恨不得能生出一對翅膀，振翼而飛。自付這樣空想是救不了自己的，我不能浪費時間，每一秒鐘都要把握好。雖然祇剩下兩分鐘時間，但絕不放棄。我必須按次序推理、分析，一層一層的自出問題，一題一題的找出答案。看看有沒有救命的辦法：「首先戴先生有沒有講過或經歷過這種遭遇？告訴過我們解救之方？」

「沒有，主任沒有這種遭遇，也沒告訴過我們遇到這種情形如何解救。」「教官在課堂上有沒有講過這種遭遇的脫身之計？」「沒有。」「美國教官有沒有講過這樣的課程？」「沒有。」「天啊！還有一分鐘的時間，絕不能放棄。再推想下去，看能不能找到解救之方：「以前看過的小說，有無此種故事？」「雖有，但均不適用。」「同學之中有人講述過此種經驗嗎？」「沒有。」「同鄉之中呢？」「啊！有了！南忠信告訴過我；他在東北長春被俘時，從其他俘虜處學得脫身之計，而運用成功。南忠信說：「當你被共幹盤查留難時，千萬不要害怕。共幹一旦發覺你害怕，那你的麻煩就大了。你要據理力爭，甚至於打架。這是最後的解救之方。」登時我眼睛一亮，四週景象也看得清楚了。心中有了主意，勇氣立現。

我衝出行列：「同志！你把我留在這兒幹甚麼？」「你這散兵游卒，還不進行列。回去！要

送你到警備總部去。」「不行！我現在正辦理移交，工作很忙，怎麼可以就擱？」「這是公事，是命令。」「我的也是公事，是命令。我要立刻離開，你不應該滯留我。」「你是那一部門？」「第十二戰區第七兵站總監部第三運輸大隊。」「你是幹甚麼的？」「三等兵。」「三等兵如何可以在外面跑？」「我到前門外吃午飯。」「為何在外面吃飯？」「我一直在外面吃飯，你若不信，現在就請去調查。」「幾時回去？」「吃過飯就回去。」「那你去吧，不要再亂跑！」「是好險！等於從鬼門關逃了回來。」

我口乾舌燥，兩眼發花，不辨方向。連自行車停的位置一時都找不到。我知道，這位共幹還會繼續監視我的動作。我必須若無其事的，慢慢的找車子，推向前數步，再從容騎上。不可回頭看，騎得不可太快。雖然我恨不得想一衝就離開現場，但仍必須慢慢騎。我只覺得那位共幹後悔了，又追上來抓我的後領，但我還是要沉着氣，不能慌張。直到越過共軍崗哨，進入北長街，我才如遇赦死囚，把心放下，迅速飛馳，繞道東四北上回隊部。當我找自行車時，一位從行列裡跑出來的軍人，欲依樣葫蘆，却被攔回行列，我還未騎車，他已由警備總部返回的那輛十輪大卡車裝押開走了。

回到隊部，大家正在吃飯，王隊長說：「我以為你不回來了，所以先開動。」我說：「差點兒回不來，你這二尺半幾乎送了我的命。」「怎麼回事？」「今天抓散兵游卒，我被抓了，巧計逃回。」王隊長又說：「上面通知下來，一兩天

內他們來點交，請大家少離開！」

偽造路條前往包頭

晚上那些孩子們很早就睡了，緊握着我睡的那個孩子，是文書上士，十八歲，包頭人，生得眉清目秀，甚是聰明，已忘記他的姓名。我心中有事，如何睡得着，我以手推醒他：「××；你看我在這裡能混下去嗎？」「我看你混不下去。」「爲甚麼？」「他們來後，一定要清查，一下就會把你查出來！」「我想走，就是弄不到路條子。」「甚麼路條子？都需要甚麼？」「我會造假路條，祇是缺印章、鈐戳。路條就是通行證。」他聽後一聲不響的穿衣下炕，打開自己的箱子，取出一個布口袋，倒出一大堆印章，約有四、五十個。內有私章、保長戳章、甲長圖記，都是包頭市的。我看了好高興：「好極了！可以用了。你怎麼會有這些玩意兒？」「我爸是保長，這些舊印章家裡很多，我很喜歡它，隨身帶着玩的。你怎麼造假路條？」我選好了保甲長私章及圖記，取出筆、墨、紙放在一起：「你等着瞧吧，天明後我還得聯絡一個人，明天再辦。」於是睡覺，一宿無話。次日（二月六日）上午，我着便裝，帶上口罩，騎自行車外出，先至內一分局管區，探聽史監成巡官（陝西興平縣人，警校西安分校畢業）情況，得悉他已被看管。又到西城找同學，約其同行，不得要領。最後到崇文門外翟家口老陰自行車店探聽，知道冉廷瑞（甘肅涇川人）同學正急於找我，於是取得連絡，相約一同逃難，由我負擔他的路費並準備路條。約定二月

七日上午七時在西直門車站見面。無論誰被捕，不可供出另一人姓名。

我回到隊部，預備一切，不敢聲張。晚上等大家都睡着了，才和那位文書上士開始工作。他在旁邊目不轉睛的看着我變戲法，並一心一意的幫我拿東西，打雜活。我先寫了一份我們（我化名李毓林。冉廷瑞化名冉再生。）由包頭去北平做生意的路條，內容是：「今有本市居民李毓林、冉再生等二人，現赴北平販賣皮貨。茲因警局換發國民身份證，舊證收回，新證未發，特給臨時證明書，以便憑證通行。隨帶牛皮二十張，羊皮二十張及行李等件。並無違禁物品，希沿途軍警關卡驗條放行！毋得留難爲荷！第五甲甲長楊振傑。第三保保長閻鴻恩。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九日。」另外齊年蓋月用了一顆保辦公處的戳記。並在保甲長名下都蓋上印章。接着我又寫了一份由北平返回包頭的路條，以證明我們確實到過北平，住在何處，作完生意，返回家鄉。這得使用北平保辦公處的戳記了，但眼前三、四枚戳記，都是包頭市的。我的助手爲此發愁，我說：「你看着；我來作。」我選了一顆保辦公處的戳記，蓋好紅印泥，另剪一小塊白紙，形狀、大小與戳記上包頭二字空間相同，貼於其處，再將戳記蓋在路條上。這樣路條上的紅印處就有一塊空白，我再切了一塊肥皂，形狀、大小與那個空白一樣。然後在一張形狀、大小與肥皂塊相同的小紙片上，寫上「北平」二字，反貼於小肥皂塊上，用小刀如雕刻圖章般將肥皂上「北平」二字刻出。沾上紅印泥，蓋在路條上戳記的空白處。作

完一看，與真的無異。路條作成了！把我的這位小助手看得目瞪口呆，歡喜雀躍。

我連夜打點行李，把帶不走的衣物包括我在平涼上學時一直使用並隨着我輾轉萬里的狗皮褥子一總送給我的小助手。有字的信札、紙張以火燒之，免爲後患。天明六點，我辭別王隊長和同仁，尤其與我的小助手，灑淚而別！

塞上風寒何時夢醒

我僱了一輛三輪車，出了西直門，值崗共軍兵，並未盤問。我直接到了車站，與冉廷瑞會面。兩人相對無言，靜待上車。展眼故城，悲愴傷懷。不禁淚下！停放於車站的許多貨車列車廂裡，滿裝着土製手榴彈，這就是他們打下江山的武器，哎……！

離開居住了三年的故都，回思以往，猶如惡夢一場。它對每位政府人員都是一場夢。記得河北省主席楚溪春於解散省政府時哭着對員工訓話：「把國家弄成這個樣子，他們要負責，他們搞派系、造勢力、營私舞弊，自作自受，我們已盡到力量了，有甚麼辦法！從今後各人自求生路吧！我已無能爲力了！」。對那些誤國誤民的人來說，這是一場夢，如今該是醒的時候了！

火車聯聯的開着，轉眼到了南口，回首故城，沉浸在一抹煙波霧靄裡，詹天佑的銅像，靜靜的站在高崗上，俯視着這變了色的河山。車抵新保安，但見城垣、街市、民房全燬於炮火，一片瓦礫，無一倖存。我頓覺得寒冷，瑟縮在座位裡沉思塞上風寒，枯草斜陽，蕭蕭易水，壯士何方？